

“催生”如果停留于口头，只会引起年轻人的厌烦。拿出真金白银，减轻他们的生活和养育压力，才是真正的支持……

每生一个娃 奖励9万元

生孩子，于国于家，都是要紧的大事。

而“催生”如果停留于口头，只会引起年轻人的厌烦。拿出真金白银，减轻他们的生活和养育压力，才是真正的支持。

比如，生一个孩子补贴9万元，就会有效果。

2017年3月开始，在广东省廉江市营仔镇包墩行政村，以黄竹根村为代表的7个林姓的自然村（以下统称“黄竹根村”），只要有村民生了一个孩子，一次性发放3万元现金补贴。

根据现有资料，黄竹根村是全国首个实施生育补贴的地方。

生育补贴小组总负责人、廉江市计生委前主任林琨介绍，以往，黄竹根村每年的新生儿不足20名，但第一轮生育补贴实施期间，2017年3月至2019年10月，村里共迎来了100名新生儿。

2021年9月，第二轮生育补贴实施，补贴总金额从3万元提升至9万元。截至2022年1月初，4个月左右，村里已有12名新生儿出生。

生一孩，补贴9万元

黄竹根村，距离廉江市区40公里，差不多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。

一条水泥公路，将田地“劈成”了两块。一套带院子的、4层楼高的民居矗立在公路旁。这是家里为林进赵新婚而建的房子。

林进赵与妻子李水平，2021年结婚、生孩、成家。这对“90后”夫妻，是村里第一对获得9万元生育补贴的夫妻。

为了便于管理，总金额共9万元的生育补贴，分成5次发放，每半年发放一笔。

2021年10月下旬，林进赵从村里领回来了1.8万元生育补贴。回想起出现在眼前的那一摞百元大钞，李水平还是会开心地大笑。

她说：“（能拿到补贴）肯定很高兴啊，因为现在养孩子压力很大，每个月有3000元补贴，肯定可以将压力减少。”这位27岁的新手妈妈，开心又害羞。

在嫁到黄竹根村之前，李水平不清楚还有这一项福利，直至2021年9月初，当时李水平已怀有身孕9个月，林进赵转发了村里微信群的通知给她，图片上，红底黄字写着：

我族贤兄林祥先生为了响应国家鼓励生育政策，增加我族人口，解决兄弟们“生子易，养子难”的问题，决定捐出巨资，资助自2021年9月1日出生的婴儿，在哺乳期，每位婴儿每月3000元，三房每月3300元。资助到两岁半，没有名额限制，资助到用完资助金为止。

林进赵属于林姓氏族二房的人，孩子每月可获得3000元补贴。他领回来的1.8万元，正是生育补贴的第一笔资助。

公告中的林祥，是一名华裔企业家，上世纪60年代左右出生于黄竹根村，在海外主要从事投资工作。

71岁的林琨向记者介绍，年逾60岁的林祥，是“一名企业家，他的根就在黄竹根村，对我们这个地方很关心，很支持”。

2017年，林祥回国与林琨

见面。具有多年计生工作与基层管理经验的林琨向林祥直言：“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。”

根据族谱记载，林姓祖先于16世纪中迁居到黄竹根村，后代在此繁衍。世代族人以农为生，直至改革开放，外出经商打工的人数增多，村里人口日益减少。2017年初，林姓氏族人口约3300人。

林祥了解情况后说：“那好，我们来出300万元，生一个孩子就一次性奖励3万元，奖到第100名孩子出生为止。”

2017年3月，第一轮生育补贴开始实行。两年半后，2019年10月，村里迎来了自生育补贴实施后的第100个新生儿，这也意味着第一轮300万元生育补贴的结束。

疫情后，林祥无法回国。近几年，每到8月份，林祥与林琨都会进行一次越洋通话。

2021年6月，“三胎时代”来

临。具有多年计生工作与基层管理经验的林琨向林祥直言：“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。”

林老强在小组中负责审核各种申报材料。他向记者表示，申报生育补贴的夫妻，需要提供孩子出生证与廉江当地医院开具的出生证明、夫妻双方身份证以及结婚证、户口本等资料。

具有申报资格的，必须是户口在村里的。林老强解释说：“林祥是为了村里的兴旺发展才设立的补贴。”

生育补贴刚实施时，有少数已将户口迁出者打电话到林琨处表达不满。林琨说：“那些在外面已经买了房，将户口从村里迁出去的，才不补贴。你都在外面成家立业，补贴当然是留给村里经济困难的同胞。”

如今还留在村里的村民，主要以务农和打零工为生，种植水稻、花生、辣椒、荔枝等农作物，或者从事建造房屋、运输派送等职业。

“不喂母乳的不予以资助”

村里要求母乳喂养，孩子不用吃奶粉，家里省出了一大笔钱，李水平说。

必须母乳喂养，这是第二轮生育补贴新规定的要求：“不喂母乳的不予以资助。”

“这是林祥要求的。鼓励母乳喂养，是为了优生优育。”林琨解释说，把钱给到大人，大人吃好了，奶水就足，孩子也吃得饱，还会摄入有害物质。

为此，领导小组新设立了“妇女主任”一职，专门负责检查母乳喂养的工作。经村民推荐，村民张石金当上了“妇女主任”，成为领导小组中唯一一名女性。

“妇女主任”张石金，在村附近的仓库做分拣工，早晚两班倒，月收入2000多元。

张石金生于1989年，嫁到

正纠结的时候，村里传来了生孩子有补贴的消息，而且是一次性发放3万元。这对于张石金一家来说，可谓一笔巨款，也有了把第四个孩子生下来的动力。

“妇女主任”这个职位，能为张石金的家庭带来每个月2000元的收入。丈夫在外打零工，两夫妻一个月收入不到7000元。但她说，目前养育孩子的负担依然很重。

当初3万元的生育补贴，早已用完。如今张石金的3个女儿和小儿子，分别在村里的包墩小学读五年级、三年级、一年级和幼儿园大班。在读小学的女儿，每学期学杂费至少500元，小儿子幼儿园学费每学期4000元。一年下来，4个孩子的学杂费至少需要1.1万元。

除了孩子的学杂费，还有家庭日常的支出以及赡养公婆，这让张石金两夫妻感到力不从心。

忙完工作和家务后，张石金还要辅导孩子作业。“妈妈，妈妈，这道题我不知道怎么做。”放学回来的孩子做作业时遇到的问题，张石金的重心就从家务转移到了辅导孩子上。

她直言：“养孩子之后还要教，压力太大了。”

张石金身上的困难，恰恰反映了补贴的必要。

要读书

采访过程中，李水平和张石金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教育问题。

李水平是廉江另一个镇的人，但从小到东莞读书，一直到嫁人才来到黄竹根村。

长期在外读书的她，意识到村里与城市教育水平的差距。虽然孩子才几个月大，但她已经在思考孩子的教育问题。

张石金的三个女儿正在包墩小学读书，成绩在班级里处于中上游。在小儿子出生前，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，张石金曾经和丈夫计划过，将女儿们带到镇上的学校读书。

但到了镇上，物价更高，家里的老人也无人照料。现实将他们逼回村里。

林琨等人早已了解到村民重视教育的需求，在2017年之前，就开始着手建设村里的小学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林琨就离开了黄竹根村，在县里读中学，后来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，成为了村里最早的一代大学生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回到廉江，从基层干部做起，做过6年计生委主任，也做过6年镇长。

他是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一代，因此深知教育的重要性。“人穷，一定要读书，要奋斗拼搏。”林琨对记者说：“促进人口增长和发展，教育要跟上。”

如今，林琨有一个想法，成立助学奖学金，资助村里家庭经济困难但读书、品德优秀的学生，也奖励家庭教育做得好的家庭。“对于做好事、读好书的的孩子和家长，肯定要资助他们的。”

资金从哪里来？助学奖学金具体如何执行？林琨还没想好。据《南风窗》



林进赵和妻子李水平、母亲以及女儿

临，村里的第二次生育补贴政策也开始酝酿。

同年8月，林祥打来了一通电话，为了响应国家鼓励生育的号召，第二轮的补贴确定为生一孩资助9万元。

“为了村里的兴旺发展”

2021年9月9日，在黄竹根文化馆，村长会议正在召开。会议室里聚集了19人，除林琨外还有7个自然村的代表以及一部分退休干部。

林琨将经过林祥本人确认的《黄竹根林族生育子女资助实施方案公告》发放到各人手上，并宣读了方案内容。

为表达感谢，会议一结束，早已在外等候的村民自发将提前定制的红色横幅挂在了文化馆楼外：衷心感谢林祥贤兄捐巨资支持生育事业。

据林琨介绍，生育补贴的落地与推动，依靠的是村民自发组织与互相监督，地方管理部门并未参与其中。

与第一轮生育补贴实施时一样，为了确保补贴的顺利落地，村里成立了“黄竹根林族生育子女资助实施方案领导小组”，林琨任组长。小组制定了实

林进赵一家正是村民生活的写照。

林进赵和李水平两人早前轮番在珠三角几个发达城市打工，做过客服、电商，开过快餐店。在结婚前，两人没有多少积蓄。

怀孕后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生出来养不起。在孩子预产期前两个月，两人才回到了黄竹根村。“后来知道了村里有生育补贴，心里真的觉得压力减少了很多。”李水平向记者说。

孩子出生后，两人未有外出务工的打算，李水平在家负责带孩子，林进赵做货车司机，不定期为当地工业区的工厂送货，月收入不到3000元。

林进赵的父母已经过60岁，日常种辣椒、花生、水稻等作物以及自家吃的蔬菜瓜果，待市场摊贩来村里收购。他们还在村里经营一个小卖部，卖酱油、纸巾、零食等家庭日用品。林父一直在村里做着建造房屋的工作。

李水平算了一笔账：生孩子在医院花了1万多元；孩子出生后，纸尿裤、营养品、孩子衣物、玩具等每月开销1000多元，接近丈夫收入的一半。有了补贴，这一切都不成问题。